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二十九回 黃金玲關前顯威儀 六唐將被俘囚水牢

程千宗大戰黃金玲，話不投機兩個人就交上了手了。老程家的人都沒什麼能耐，狗掀簾子依靠嘴，要動真格的那可差得多。

程千宗一伸手仍然是那三斧子半：劈腦袋、小鬼剔牙、掏耳朵，捎帶腳，這一馬三招還挺厲害，把黃金玲忙活得渾身是汗，心說這個人的武藝比羅章、秦英只在以上不在以下，我可得留神哪！不留神叫他的斧子掄上是得骨斷筋折。打著打著一看，這幾招又回來了，黃金玲又笑又氣，嘆，可真把我唬得夠戧啊。這個小藍靛顏我決不能饒他。二馬一錯鑿，黃金玲伸手抓住程千宗的戰帶：「你給我過來吧！」將小磕巴嘴走馬活擒，一撥馬回歸本隊，使勁往地下一摔，把程千宗摔得「嗝兒」的一聲，番兵過來抹肩頭攏二臂給捆上了。

黃金玲連勝四陣仍然精神不減，催馬掄繡絨刀來在兩軍陣，用刀點指高聲斷喝：「呔，唐營將官你們誰還過來，姑奶奶奉陪！」唐軍陣上小將軍薛應龍劍眉倒豎，虎目圓翻，心中暗想，這個女子果然武藝高強，片刻之間連勝四陣，就憑這些堂堂男子漢大丈夫竟不是她的對手，力勝四陣，沒費吹灰之力，我得過去，試試她有什麼武藝，把被捉的這些人救回來。他就向程咬金請示：「太爺，您讓我過去吧。」，「不行，呆著。」老程心裡也挺著急，他孫子都被人抓住了。老程見黃金玲不但馬快刀急，武藝超群，而且善打暗器，百發百中。現在身邊只剩下一個最有能耐的薛應龍，要再被人家抓去就完了，因此他再急也不讓薛應龍過去。吩咐一聲：「鳴金收兵。」啞啞鐃聲一響，唐軍撤隊。黃金玲並未追趕，把馬一撥，大刀一晃，也收兵回城。

程咬金回到大帳不住地唉聲歎氣，他心裡十分著急。薛應龍抓耳撓腮，竇一虎噌噌直蹦，尉遲兄弟等急得團團轉，紛紛把程咬金圍住：「爺爺怎麼辦？」老程看了一眼竇一虎：「先別慌，讓我琢磨琢磨。為今之計，眼前少了個人，這個人要在眼前我什麼都不愁了。」竇一虎說：「你說這人是誰呀？」，「這人也耳聞，就是我賈柳樓磕頭的把兄弟，排行十八，江湖號稱小白猴侯君基。聽說過嗎？」，「哎呀，這人名望可太大了。」，「對呀，那侯君基練的是特殊的本領，高來高去陸地飛騰，過高樓越大廈如履平地，像這種開兵仗的大場面他不行，但是要講究探聽事情，偷盜東西，這人可是一絕。如果現在有我那侯賢弟在，進駱駝嶺探消息，不費吹灰之力，說不定還能把他們哥幾個都救了。可眼前沒這個人哪，我怎麼想也沒用啊。」他話音剛一落地，竇一虎噌就跳到他面前了：「爺爺，您怎麼越老越糊塗了，侯君基老前輩不在眼前，不是還有我嗎？」，「你算什麼東西，你能有侯君基那兩下嗎？」，「老爺爺，大概您忘了，我也是步下將官，我學的本領可以說跟侯君基沒什麼兩樣，十二個字的跑字功，高來高去，飛簷走壁，沒有我不會的。」

程咬金若有所悟他說：「嗯，是這麼回事。一虎啊，你能行嗎？」，「怎麼不行，你叫我幹啥我保證幹好。」，「那好吧。你最好今天晚潛入駱駝城，第一，看看他們哥兒四個生死存亡，要能把他們救出來你就立了大功一件；第二，探明黃金玲的小鈴鐺是什麼玩意兒，能偷出或者毀掉更好；第三，弄清城內兵力虛實，各處設防，進入道路。一虎啊，你敢去不敢去？」，「敢！這費什麼事，我現在就去。」，「你要敢去就太好了，不過還得到天黑以後。」當下他們商定，事情不論成功與否，天亮前返回大營送信兒。竇一虎說，如果天亮不回來，就是被人家捉住了，你們另想良策。最後老程專為竇一虎擺酒餞行，定更以後，程咬金率眾將把竇一虎送出大營，再三叮囑，這才分手。

竇一虎背背短刀，手提大棍，斜挎百寶囊，一哈腰噌噌如飛而去。一口氣來到駱駝嶺下，他閃目往城頭觀瞧，就見駱駝城上燈光閃爍，人影搖晃，側目細聽，巡城哨兵說話隱約可以聽見。竇一虎一看，人家加強了防備，要進城還真不容易呢，可也得進去呀，不然回去沒法交代呀！他手提大棍，遠遠地圍著城牆轉悠，一直轉到西北角，抬頭一看，這裡防守得不嚴。竇一虎趕緊把飛抓百鏈索拿出來抖擻開，一頭挽手套在手腕子上，對著城頭一扔，正好抓在垛子上。他靠著城牆聽了一會兒，上頭無人發現，拽住鐵鏈往下墜了墜，覺著行了，兩手一捌跟貓爬樹一樣到了城頭，一偏腿越過垛口，把飛抓百鏈索收起來，長吁了一口氣，順著沒人的地方偷著下了城，進了駱駝嶺。他沒來過這裡，一切都得現找。竇一虎越過大街，走過小十字街，找來找去，找到帥府。他往帥府門前一看，對對風燈，對對巡邏哨兵，街上靜悄悄的，光聽見哨兵腳步聲音。竇一虎沒敢走正門，一拐彎兒鑽了衚衕，圍著院牆走了一段，心說這院子可夠大的，那幾個人關在什麼地方？先摸摸情況再說。這牆比城牆低多了，不用飛抓百鏈索，用棍一支地，「嗖」地上了牆，單胳膊時掛牆頭，在百寶囊中拿出塊石頭往地下一扔，咕嚕嚕滾出多遠。他爬在牆頭看著，見沒有動靜，雙腿一飄，滾進院裡。到院裡一看，是個小花園，前邊有個月亮門洞，他仗著膽子邁步穿了過去。抬頭一看，有一排屋子，屋裡全掌著燈，隱隱約約有說話的聲音。細聽聽好像在喊，竇一虎想，我先看看是幹啥的再說。他順聲音過來，發現這座房子十分高大，從氣勢上看像是座大廳。他雙腳點地上了台階，來到後窗戶下。由於天熱，上邊窗戶支著，竇一虎個兒小，一隻手摳著窗戶台，一隻手拉著棍子，往上一長身，把倆眼睛露出來了。隔著亮往屋裡觀瞧，只見屋內明燈蠟燭，照得亮如白晝。駱駝城的主帥黃奎坐在正位，腰橫寶劍，手扶桌案，齜牙咧嘴，怒目而視。兩旁站著一百名彪形大漢，這些番兵番將赤身露背，帶著耳環，穿著短褲，光著腳丫，手裡拿著刀槍劍戟等各般兵器，被燈光一照，真好似廟裡的泥胎，陰曹的小鬼。往下邊看，四根檯檯上綁著四個人，正是羅章、秦英、秦漢、程千宗。這四個人也是只剩下一條短褲，其餘的衣服全給扒掉了。四個人的面前放著水盆水桶，旁邊支著一口大油鍋，有幾個番兵正在加火，有個番兵拿蒲扇呼嗒呼嗒煽呢。堂口左右擺著各種各樣的刑具。竇一虎想：這是不是要開膛摘心，或是用什麼特殊的刑法收拾他們？他真想跳進去大殺一陣，又怕一個人勢單力孤，不但救不出四位還得把自己搭上。他強著把心穩一穩，決定先觀察一下裡邊的變化再說。

屋裡黃奎把桌子一拍，問道：「你們說，你們來了多少軍隊，領兵帶隊的是誰，樊梨花現在正幹什麼？薛丁山在哪兒？下一步要怎樣攻打西涼城？你們要說實話還則罷了，不說實話，一會兒油鍋燒開了，一個一個全扔到裡頭，是死是活你們看著辦。」有個番兵拎著鞭子過去，啪啪啪一人抽了一鞭子，羅章等四人仍是一聲不吭。時間不大，油鍋燒開了，咕嘟咕嘟冒大泡兒，油煙味兒十分嗆人。番兵報告：「大帥，油開了。」，「聽見沒有？油可開了，你們四個誰想好了誰說。」正在這個時候，小磕巴嘴程千宗說話了：「等一等，我想、想好了。」，「你說吧。」，「哎呀，沒想到我們哥兒幾個落到這一步，倒血霉呀。人家都沒事，就我們有事，要是說了吧，有掉頭之罪，不說吧，這一關還不好過。」

「廢話，我沒讓你說這個，你回答我剛才提的問題。」，「好吧。你這麼問話也沒禮、禮貌哇，你在坐著，我們幾個捆著，這胳膊好疼得怎麼說呀。我說黃將軍，你能不能把我們放開，給個座，咱們心平氣和地好好說說。我再告訴你，我這個人就、就是這樣，你越橫我比你還橫，你要禮貌對待我，一高興我還也許投降，你看那多好？」

「這麼辦吧，那三個人我不能放，我先把你放開，你要說了實話，有意投降，那好，我把他們都饒了，如果你要哄騙本帥，我一個不留。」，「這也行啊，那就快解開吧。」竇一虎一聽，暗中一咬牙，程千宗你個好小子，你們老程家長著嘴光說別人哪？你看那三個人骨頭多硬，到了時候你骨頭軟了，你要膽敢暴露軍情，我往裡一蹦，一棍先把你砸成肉泥。番兵過去把程千宗解開，搬了個凳子。「這還差不多，我說黃奎呀，我怪渴的，我得喝杯水。」，「給他倒杯水。」程千宗接水咕嘟咕嘟喝了。喝完了把嘴一擦：「你要問我、我都知道，可是我這肚子還空著哩，咋說呀。」

黃奎無奈，只好讓人給他準備吃的。一個番兵給他端來一碗米飯，一盤乾糧，一盤菜。程千宗端過來狼吞虎嚥，眨眼之間吃了個溝溝壕壕，連飯帶菜帶乾糧他全扒下去了，撐得直打飽嗝兒。「妥了，這也算酒足飯、飯飽了。黃奎，你問我什麼來的？」

「怎麼一會兒就忘了？我問你們元帥和皇上怎麼合計來的，如何進兵？」，「對了，這我又想起來了。」說著話程千宗站起來，舉起手中的碗照著黃奎就摔過去了，黃奎嚇得一歪，碗砸到後邊牆上，摔了個粉碎。程千宗一轉身就想抄傢伙，那談何容易，

這些彪形大漢呼啦往上一闖，把程千宗按翻在地，又捆到樁子上了。程千宗破口大罵：「你錯、錯翻了眼皮了，唐營的眾、眾將都是鐵骨、骨頭，沒有一個熊、熊蛋包，從我們嘴裡、裡頭問這問那，休想！我告訴你黃奎，你現在就、就一個好辦法，趕緊把我、我們幾個哥兒們放了，哀求我們，我們覺著你這老頭兒有認錯的表現，還許把你饒了，不然的話，明天我爺爺領兵帶隊攻破駱駝嶺，把你逮住，眼睛摳出來當泡兒踩，把你開膛摘心，把你這老皮扒下來蒙面鼓。」可把黃奎氣壞了：「被俘之人你還敢跟我要貧嘴，來呀！先把他開膛摘心。」幾個番兵往上一闖要收拾程千宗。竇一虎在外邊一聽，暗挑拇指，老程家的人行，從這次考驗來看，程千宗不光是貧嘴，也不愧是個英雄，我焉有不救之理。這陣他腦袋也直冒熱氣，竇一虎也管不了許多了，手按窗戶台正要往裡蹦，就聽見嬌滴滴女子的聲音，喊了一聲：「刀下留人！爹爹，不要動手。」

竇一虎順聲音一瞧，發現在月亮門洞那兒一拐彎處，進來一行女兵，有五六個人，頭前有幾個老媽兒提燈開道，後跟一個女子，絹帕幪頭，身披大紅斗篷，腰懸寶劍，輕移蓮步，走進廳堂。竇一虎一看，正是黃金玲。這姑娘一進屋，這些番兵番將趕緊把身子彎下了，迎接姑娘。黃金玲來到案前道萬福，給他爹行禮。老頭兒把臉一沉：「丫頭，這麼晚了你怎麼還沒休息呀？前廳不是你來的地方，你看看這些人赤胸露體多難看呀，觀之不雅，趕緊迴避。」，「爹爹，咱們練武的人哪還計較這些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想跟爹商量商量。」，「什麼事？」，「爹您消消氣，這些人殺不得。」，「啊？此話怎講？」，「您想想，要把他們殺了，就完事了，什麼用也沒有，要留著可就有了用了。第一，我們拿他可以和樊梨花、薛丁山交換條件，也可以把他們打入囚車裝木籠送到國都，交給六個王爺，我們當面獻俘也立了一大功啊。我們豈不臉上增光？望爹爹三思。」，「這些事為父不是沒想過，我總覺著夜長夢多，恐怕留著不那麼方便吧，要叫他們跑了呢？」，「爹爹您多慮了。如果您要不放心的話，把他們交給女兒，我負責看管，准保萬無一失。如果將來真沒有用了，再殺不遲。」，「此話有理。不過你又要開兵見仗，又得看管他們，恐怕你顧不過來。」，「看您說的，能是我一個人嗎？我身邊的人都能幫我的忙，您就放心吧。天也晚了，您也歇著吧。」，「好吧。」

竇一虎一聽，心算放下來了，心說這姑娘可幫了我的忙了，既是仇人也是我的恩人哪！他看出來這個姑娘在她父親面前是說一不二。老頭兒那麼大的火兒，叫這姑娘一說就把這幾個人饒了，看來這姑娘是舉足輕重，要不把她收拾了，想破駱駝嶺不那麼容易。他又一看，番兵已把他們四人由樁擡上放下來，穿上衣服，押出去了。姑娘又坐下來和老頭兒說話。老頭兒說：「丫頭，你得注意休息，這駱駝城可就指望你了。」，「爹，您放心吧，我樂意和他們打就打，不樂意打我把小鈴鐺拿出來一晃，馬上他就得落馬。樊梨花不來便罷，就是她來了我也叫她落馬，想抓誰就抓誰。」，「是啊，千萬把鈴鐺保護住，別丟了。」，「怎麼能丟呢？我隨身帶著左右不離呀。」竇一虎一聽，在你身上帶著，我也非得搗到手裡不可，這玩意兒可太缺德了。又等了一會兒，黃金玲起身告辭，竇一虎偷偷跟下來了。

黃金玲離開大廳，在眾人陪伴下趕奔後院，竇一虎躡足潛蹤在相距三十步外跟著。這後院一拉溜五間房子，門是鐵的，窗戶上是鴨卵粗細的鐵條。門一開，這四個人被押到裡邊，咣當關閉，喀吧鎖上了象鼻子大鎖。竇一虎一看這鎖的個兒，什麼力量也擰不開，就是寶刀寶劍也削不動。黃金玲吩咐：「加強防守，四個人一班，哪個班上出了事惟你是問！」，「喳！」，「姑娘放心，我們記住了。」黃金玲這才回去休息。

竇一虎想，我可怎麼辦？是先救人呢還是先盜鈴鐺？又一想，即使我能把門打得開，把人救出來，她一來我們誰受得了，把小鈴鐺一晃我們就趴下了，就得前功盡棄，況且要因為救人出點事，豈不草草驚蛇了嗎？還得讓這哥兒四個先受會兒罪，我得先偷這鈴鐺，只要我拿到手就行了，你晃當別人能趴下，難道我晃當你就不能趴下嗎？翻過來我再收拾你。竇一虎打定主意，跟著這姑娘就下來了。又越過兩道院，到了黃金玲住的這座樓。這小院非常幽靜清雅，栽著樹木花草，到處清香撲鼻。黃金玲順著這條路上樓，時間不大樓內透出了燈光。竇一虎往四週看看沒人，他來到樓下，麥開臂膀雙腳點地，「噌」，躡上平台。這平台還挺寬綽，姑娘沒事搬把椅子往這一坐，憑欄眺望，或觀望院內花草。竇一虎跳到這上頭，慢慢來到窗戶切近，舌尖點破窗紙往裡看。只見姑娘坐在那兒，丫鬟婆子一大群圍著，泡茶的泡茶，準備點心的準備點心。一個老媽兒問：「姑娘，你今天還洗澡嗎？」，「要洗澡。我這人打了仗回來非洗不可，白天忙得不可開交。水溫好了嗎？」，「都溫好了，就等著你洗了。」，「你們沒事都下去休息吧，把小紅、小蘭留下，剩下都睡覺去吧。」，「是。」留下兩個丫鬟。其餘都走了，屋裡霎時就靜了。小蘭轉身出去，時間不大又回來了：「姑娘，水都準備好了。」，「我就去。」說著話她一轉身進了套間，可能換衣服去了，竇一虎又等了一會兒，就見這姑娘穿著洗澡的衣服，手裡拎著個兜子，把兜子掛在床裡頭，告訴小蘭：「你們在外留著個人，我現在就去沐浴。」，「你去吧，放心，這是帥府，哪會有事。」，「防備點還是對的。」說著她和小紅走了。這陣門口只有小蘭，屋裡已經沒人了。竇一虎心想，我看見那兜子掛在床那頭兒了，我一進去這兜子就到手了。他看了看左右無人，輕輕地把窗戶推開了，雙腿一飄跳進屋裡，急步如飛到了床邊伸手就抓兜子，等拿過來一划拉，裡邊東西不少，惟獨沒有那鈴鐺。正這時候那姑娘又回來了：「小蘭哪！你怎麼準備的，那水一點都不熱。」，「姑娘，夠熱的。」，「誰說的，你去再燒一燒，一會兒我再洗。」，「是。」姑娘說著話就要進屋，竇一虎嚇得腦袋嗡嗡直響，趕緊把兜子掛回原處，可再奔窗戶已來不及了，情急之下味溜，鑽床底下了。他剛鑽進去，姑娘就進了屋了。他隔著床裙子往外看，見姑娘把窗子關上，坐在八仙桌那兒，可能兩個丫鬟都去燒水了，屋裡鴉雀無聲。聽了聽姑娘在喝水。竇一虎想：我就在這呆著吧。你不說你還去洗嗎？你走了我再下手。實在找不著我另想對策。停了一會兒，丫鬟回來了：「姑娘，這水可熱了，都燙手了，你洗不洗？」，「三番五次，把我的興趣給打消了，不洗啦。」，「您看哪，都準備好了。」，「少說廢話，天都什麼時候了。」，「快三更天了。」，「呦，都半夜啦，你們休息去吧，我也要休息了。」倆丫鬟退出去了。姑娘站起來把房門關好，把屋裡其他燈都吹了，只剩一盞燈，姑娘上了床。竇一虎想等你睡著了我再下手。等等，聽樵樓上已打了三更，他估摸著黃金玲已經睡熟了，使了個就地十八滾，從床底下滾出來，又使了個鯉魚打挺站起身來，慢慢地湊近床邊，用手輕輕撩起帳簾一看，床上沒人。竇一虎情知不好，轉身剛要逃走，忽聽背後一聲冷笑：「嘿嘿，膽大的蠢賊，你還想走嗎？」隨著這一聲喊，屋內十盞燈全亮了，丫鬟婆子持刀拿棒站了一圈兒，面前站的正是番邦女將黃金玲。就見她一身軟衣裳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右手擒劍，左手拿著她那個寶貴魂鈴。竇一虎知道上了當了，事到現在沒什麼話好說了，他掄起大棍劈頭便砸：「丫頭片子你騙我，接招！」黃金玲一轉身，這一棍砸空了，「叭！」正打在八仙桌上，把桌子面都打碎了，壺碗蹦得滿地都是。竇一虎抽棍還要打，黃金玲把手中的晃魂鈴一晃，噹啷啷直響，這一響不要緊，竇一虎栽了兩栽搖了兩搖，撲通一聲摔在樓板上。黃金玲吩咐：「綁！」丫鬟婆子往上一闖，把竇一虎捆了個結結實實。等把人捆完了，小姐命令重新把屋收拾收拾，一伸手把解藥拿出來了，往竇一虎的鼻孔裡一吹，時間不大，小姪子明白過來，連打幾個噴嚏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已被人家捆上了，竇一虎追悔莫及，那陣還不如把窗戶撞開跑了，明知道她有寶貝，我為什麼還跟她打呢？

書中代言：黃金玲那鈴鐺是寶貝嗎？不是，這是一種暗器，是她老師巫山老母傳授給她的，形狀像鈴鐺，裡邊裝著一種高效蒙汗藥，鈴鐺上都是針鼻大小的眼兒，一晃蕩，裡邊的鈴心震動，就能把這藥打出來，離遠了不好使，在兩丈以內百發百中。在晃鈴鐺以前她自己用瞭解藥，所以沒事，外人不知道就受不了啦。她給這種暗器起個奧妙的名字叫晃魂鈴，不知道的以為真把魂鉤走了，要不怎麼就撲通躺下了呢？竇一虎躡上平台時，黃金玲就發覺了，但她沒有聲張，說是去洗澡，實是去作安排，這才把竇一虎拿住。

書接前言。黃金玲看看竇一虎，把桌子一拍：「哇，你是誰？鬼頭鬼腦跑到我這繡樓幹什麼來了，還不從實講來！」，「丫頭片子，大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唐營大將竇一虎是也。因為我們幾個人被你抓住了，來搭救那些小哥們兒，另外把你那寶貝捎著走，沒想到一時不慎中了你的詭計，要殺你就開刀，吃肉你就張口，皺皺眉頭不算大唐朝的英雄好漢，你隨便吧。不過我把話說清楚，大丈夫受殺不受辱，你殺我行，要埋汰我，侮辱我，我可罵你的祖宗。」，「竇一虎，未曾作這個事以前你們也不好好想一想，進城偷我的寶貝，上這救人，談何容易。也慢說是你，比你高十倍的人，就是樊梨花來了也白給。來人，先把他押起來，等

我稟明父親之後再作處理。」，「是。」把竇一虎推出去了。

黃金玲把竇一虎押出去以後，獨自尋思：大唐朝的人真勇敢哪！我接觸這些，個個都是英雄好漢，就拿先抓住那幾個人來說，沒一個怕死的。我爹把油鍋都支上了，要開他們的膛，摘他們的心，刀子水桶都準備好了，他們一點都不怕，看來中原大國盡出英雄啊。她又想：現在戰局對我們西涼國大大不利呀！樊梨花眼看就要統率大兵到駱駝嶺，要把這裡拿下來，往前一進就是西涼的國都，現在都到家門口了。我們能擋得住嗎？如果西涼國滅了，我怎麼辦呢？我和我爹依靠何人？難道就做刀頭之鬼不成！當然自己有點武藝，還有這個好暗器，但這玩意兒能不能擋住百萬雄兵？竇一虎今天能來，唐營還會有高人再來，要把這玩意兒偷去不就完了嗎？她前思後想心亂如麻，一夜也沒睡好。

次日天亮，黃金玲梳洗已畢，用罷早點，到帥廳見她爹黃奎。黃奎的傷已經見輕，拄著拐棍兒可以來回溜達。他見著女兒非常歡喜，黃金玲就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講了一遍，父女倆感歎多時。黃金玲說道：「爹爹，敵軍兵臨城下將至壕邊，如不打退終為大患，女兒願領兵臨敵，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」黃奎想了想，點頭同意，又囑咐了幾句。黃金玲披掛整齊，放三聲大炮，領兵來到城外，人馬紮好，命叫陣官前去罵敵。

唐營藍旗官飛奔大帳稟報。大帳裡正亂套呢，程咬金一宿都沒合眼。他派竇一虎進城救四將，已經約定好了，天亮前竇一虎肯定回來，不回來就是出事了。老頭兒就這麼眼巴巴地瞅著，一直到天亮竇一虎也沒回來，老程心裡頭一涼，一虎是出事了，這可怎麼辦？他馬上命書記官寫了封搬兵的書信，令人騎快馬加急報到白虎關，把前敵的情況都說了，請大帥速速發兵。要依著老程就不打了，就等著樊梨花了，因為打也打不過人家，非吃虧不可，但是滿營眾將不答應，特別是尉遲江、尉遲鬆、馬懷、任靖、小將軍薛應龍，一個個急得摩拳擦掌：「老人家，你就給我們一支令箭吧。如果我們不開兵見仗，免戰牌高懸，豈不被番邦所笑！」老程仍不答應。正在爭論不休，報事的進帳報導：「兩軍陣前番將黃金玲罵陣，言語十分難聽，請國公爺定奪。」，「知道了。把免戰牌掛上，她愛怎樣罵叫她怎樣罵。」，「且慢！老國公，未將不才，願討一支令箭，前去會戰那黃金玲，若不能取勝，甘當軍令。」老程一看，原來是小將軍薛應龍。「小子，你要出去的話，她使那個暗器你怎麼辦？」，「太爺您放心，我早準備好了，您看這是什麼。」老程一看，薛應龍準備了兩個蠟丸，長形的，跟棗核兒差不多。薛應龍說：「我發現人們打個噴嚏就摔倒了，我把鼻孔堵上，不就聞不著了嗎？我還怕她什麼？」，「行，你還真有鬼點子，好好好，既然如此我給你一支令箭，領兵五千，去會鬥黃金玲。」，「遵令。」薛應龍非常高興，沒討著令的有些垂頭喪氣，程咬金領著這些人給薛應龍觀敵。營中三聲炮響，轅門大開，唐軍殺出來，到了兩軍陣前，二龍出水勢排好了，薛應龍拍馬舞刀直奔黃金玲。黃金玲仔細一看，心裡一動，薛應龍這小伙子長得太漂亮了，加上他歲數不大，小臉蛋兒跟大蘋果一樣，兩隻眼睛跟葡萄粒似的，水汪汪的，大長眼睫毛忽閃忽閃的，牙排碎玉，齒白唇紅，再配上這身盔甲、大刀、白馬，更顯得威武精神，把黃金玲都看傻了。她心想：這小伙子是誰呀？怎麼長得跟銀娃娃似的？甯問，準是個英雄，我要能找這麼個丈夫，一輩子也心滿意足了。想到這她臉騰就紅了，心說黃金玲啊黃金玲，你想什麼玩意兒，兩國的仇敵怎麼能胡思亂想啊！黃金玲愣多時，雙腳點燈馬往前提，用手一指：「對面的唐將報名再戰。」薛應龍把大刀一端：「要問某家薛應龍是也！我爹十寶大將、龍虎狀元、二路元帥薛丁山，我娘大元帥樊梨花，我就是他不孝之子，你家少帥薛應龍是也！」黃金玲一楞：這是薛丁山之子，怪不得長得這麼好。我沒見過薛丁山，我可聽說過，說那小伙兒長得挺棒，能耐還大，是什麼高人的徒弟，十寶護身，盔、甲、馬、槍、袍、鞭、弓、箭等等，都是寶傢伙；那樊梨花更了不得。他兒子，這，又一想不對呀，樊梨花剛跟薛丁山成親，哪來這麼大個兒子？看這小伙子的歲數也有十六七了，這真怪哉！她又一想管他呢，這跟打仗是兩回事，我管得著嗎？想到這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翻：「呸！薛應龍，兒胎毛未退，乳臭未乾，就憑你小小的年紀還敢攻打駱駝嶺，你有多大的膽子，可知道姑奶奶黃金玲的厲害。」，「丫頭，早知道你，真能耐你狗屁不是，就憑著小鈴鐺贏人。我告訴你，就那玩意兒我也不懼，休走著刀！」欸！掄起合扇板門刀就是一刀。黃金玲用繡絨刀往外招架，鏘啾啾兩口大刀碰在一塊幾，把黃金玲震得膀臂發麻，栽兩栽晃兩晃，好懸沒從馬上掉下去，心裡一驚！這小孩兒歲數不大勁可夠足的，我要留神。催馬掄刀，二人戰在一處，這一交手，黃金玲看出來了，這薛應龍大有能耐，把羅章、秦英那五個人捆到一塊兒也不如他，馬快刀急，大刀使起來跟雲片相似，風雨不透，要稍不留神，這條命就交代了。又一想得了，我跟他費這勁幹什麼，乾脆讓你跟那幾個人一樣都去蹲水牢得啦！她虛晃一刀，欸一撥馬，把晃魂鈴拿出來了。薛應龍早就預防這一手哩，他很迅速地把蠟丸塞在鼻孔裡，與此同時黃金玲搖動小鈴，噹啾啾一陣響，薛應龍哈哈大笑：「丫頭，你那玩意兒失效了，跟我使喚……」話沒說完打了個噴嚏，撲通，從馬上摔下去，板門刀也撒手了。「綁！」薛應龍也被捆上了。薛應龍堵著鼻子怎麼還被抓住了？因為這藥味兒走五官通七竅，鼻子堵上了，嘴和耳朵沒堵上，他再張嘴一喊，怎不摔倒。黃金玲把他抓住，心裡非常高興，告訴軍兵：「慢點捆，使小點兒勁。」她再要討敵時，唐兵已經收隊，關閉了轅門。黃金玲也不叫陣了，高高興興掌得勝鼓回城。

黃金玲一到帥府，她爹就迎上來了：「丫頭，祝賀你大勝而回。」，「爹，您都看見了？」，「看見了，我在敵樓為你觀敵呢！不過為父也擔心，這個小娃娃真厲害呀。」，「可不是嗎，我真不是他的對手，幸虧晃魂鈴幫了我的忙。爹呀，您準備怎麼處置這個人呢？」，「殺！」，「哎呀別殺，怪可惜的。」，「可惜他乾嗎？」，「您知道他是誰嗎？他是樊梨花的兒子，叫薛應龍，把他留著不是比那幾個人更有用嗎？」，「就依女兒之言。你要加緊看管。」，「爹爹放心吧，保證錯不了。」就這樣，薛應龍也被關進了水牢。要知黃金玲怎樣處置這幾員小將，且看下回。